

《宗方小太郎日记(未刊稿)》翻译手记

◎ 甘慧杰

《宗方小太郎日记（未刊稿）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）尘封 90 多年后终于公之于世，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侵华的新证据。此书译者甘慧杰先生花时三年译出这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日记。我们在此刊登他的“译者序”。限于篇幅，全文有删节。——编者)

《宗方小太郎日记(未刊稿)》一书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(以下简称“上海历史所”)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中的全部日记手稿翻译而成,原稿为日文,竖写,无标点,中译本标点为译者所加。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,系日本近代大间谍“中国通”宗方小太郎遗留在中国的手稿及其他相关文书,内容包括日记、海军报告、诗稿、杂著、书信、藏书、传记资料、照片等,总页数超过一万页。这批文书于 1957 年被上海历史所获得,装订成二十四册。规模如此庞大的单个日本人遗留在中国的原始手稿资料群,十分罕见,极具史料价值。鉴于原稿辨识和翻译方面的难度,至今未有较全的中译本问世,译者不揣谫陋,历时三年,将这套文书中部头最大、最具价值的日记(1887 年 1 月 3 日—1923 年 1 月 15 日)全部译出,付梓出版,以飨广大读者。

宗方小太郎(1864 年 8 月 6 日—1923 年 2 月 3 日),字大亮,号北平,日本熊本县宇土郡人,出生于一个下层武士家庭,幼时随当地塾师草野石濂修学,好读经史,后入佐佐友房创办的中学“济济黄”就学,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、警察。1884 年秋,以《紫滨新报》(《九州日日新闻》的前身)通讯员的身份随其师佐佐友房来到上海,寄寓于北

川藤五郎的住处,入东洋学馆学习汉语,又经常出入岸田吟香开设于上海的书药店——乐善堂,学说中国话,兼习生意,时而摘译《申报》的内容,寄回日本,如此三年,一直寓于上海。1887 年 4 月,他从上海出发,历游中国北部九省,写下了《北支那漫游纪》,现存的日记即起始于这一年。

宗方小太郎一生的转折点在中日甲午战争,战争爆发前夕,他受日本海军指令,奔赴烟台,乔装潜入北洋舰队威海卫军港刺探军情,同时收买两名当地中国人,指使他们潜入旅顺军港,带回情报,在此期间,他连续写了 16 封密信,寄给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大尉黑井梯次郎(化名“东文三”),为日方取胜立下“殊勋”,因此,日本明治天皇特赐召见,是其一生之“无上荣光”。这些在《日记》中都有记载。当然,《日记》的内容远不止此,相信读者观后便可知其大半生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。

宗方小太郎表面上无官无职,自称“民间一处士”,其实暗中为日本海军服务了三十年,领了三十年 的津贴,寄出了大约七百封报告。因他具有“认真、缜密”的性格,故深受海军高层信赖,有些报告甚至转呈明治天皇“乙夜阅览”,足见海军对他的重视。1923 年 2 月 3 日,宗方小太郎因肾炎发作病逝于上海,将死之际,日本大正天皇特授予他“从五位、勋三等”之荣誉,以表彰他对海军作出的“杰出贡献”。

宗方小太郎死后数十年,1938 年左右,有不少生前好友写文章回忆他,其中包括恶名昭著的侵华战犯本庄繁和松井石根,皆称他为“国士”。甲午战后,他向海军提交了一篇《对清述言》,谈及战后的对

华方策……

拿此篇内容对照《马关条约》之中日本从中国攫取利益的条款,可以发现,两者内容如出一辙,让人不得不怀疑日本政府直接受到宗方的启发,下列日记甚至还可证明《马关条约》的始作俑者就是宗方小太郎:

(1897 年)十月二十九日 晴。热气殊甚,虽着单衣亦发汗淋漓。午前访角田氏于海军部,往叩内务部长杉村濤,商量福州之事。杉村见识褊浅鄙俗,不足道。交谈数语,辞出。夜赴七里恭三郎之宴,白井新太郎来会,谈话至三更而归。是日本田清人、山口法官来访。四时访总督,小谈归。予入此地以来,《台湾新报》及《日报》两报频频记述予之经历,曰:日清战役之大功者,咫尺近天颜之人也。曰:东肥之志士,清国通之首领,以日清战役之有功者为世所知之宗方氏乘“横滨丸”抵达。曰:台湾先驱者,起草“割让台湾条约”文,作第一谕告文者,宗方氏也,云云。

“割让台湾条约”,即指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《马关条约》。一介书生,胃口之大,心地之狠,令人发指,这正是所谓“国士”战略家的想象力与破坏力。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,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,还结交了不少中国人,但对中国与中国人毫无感情,在写给海军的报告中充斥着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侮蔑之词。他结交中国人,只不过是 为了刺探情报,第一时间了解中国政治风云动向,近距离获取新鲜素材而已,可怜哉,那些与他交往的中国人,无意之间成了这个大间谍的情报源泉。宗方于 1893 年的日记中有一段自白:“十月十一日 雨天。午前脱却邦人服,



剃去头发及胡须,改着满洲衣冠。优孟十年,对镜不觉大笑。”自比“优孟”,自我定性,假意逢迎的心曲表露无遗。

总之,被其晚辈们尊为“兴亚先觉者”的宗方小太郎,无非是一个打着“兴亚”的幌子,长期在中国从事幕后活动的老一代间谍而已,而“兴亚”的本质,亦无非是以日本为亚洲的霸主,在“提携”、“协力”等名义下最大限度地侵略和奴役中国、朝鲜等邻国而已。

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,始于 1887 年 1 月 3 日,止于 1923 年 1 月 15 日,跨度达三十七年之久,除少数年份的日记有所阙漏之外,其他年份的日记基本完整,凡译本中日记不连贯之处,便是原稿阙漏之处,恕不在此一一指出。因原稿篇幅巨大,难度很高,译本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,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上海历史所原所长、译者的导师熊月之教授于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,为本书增色不少,培育之恩,难以言表,在此郑重致谢!

获普利策小说奖的《地下铁道》

◎ 于是

2016 年下半年美国最火爆的一本书当属《地下铁道》,一揽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美各大图书排行榜之冠,获得 2017 年普利策小说奖。故事讲述的是黑奴少女漫长而艰辛的逃亡,基于流传已久的传说,映照出当代知识分子对自由和历史的全面反思。

作者科尔森·怀特黑德生于纽约,今年 48 岁,棕黑肤色,留着脏辫。他毕业于哈佛大学,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、古根海姆奖及怀丁作家奖,写过不同类型的小说(包括僵尸题材的通俗小说),但始终没有涉及过黑奴历史,担心自己处理不好这个宏大主题。本书从构思到完成足足用了十六年!其间他不断进行其他项目的写作,但始终没有放弃,直到事业有成,当上了两个孩子的父亲,他才决定写出科拉的故事——其实,原本的主人公设定是个男孩。“科拉的形象不会在十五年前出现在我头脑里,因为那时我年轻,太自我中心,不懂得感同身受。”

地下铁道(Underground Railroad)是一个形象的比喻,指代美国内战前废奴人士为协助黑奴逃难而设立的秘密联络网。但在以此为灵感的这部小说中,文字塑造出逼真的列车,想象超越了史实——以

至于奥普拉读到列车从地下车站出发、驶上旷野的时候不得不停下,特地去复查十九世纪的地下铁道传说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?

怀特黑德是这样回答的:“很多人一开始听说地下铁道,都以为是地铁、或起码有个车头在跑,当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会感到失望。于是,我想:如果用文字写出一条货真价实的铁路,从这个州到那个州,所经历的每一州都象征着不同的生机或危机,那会怎样?”

逃出佐治亚州的棉花种植园,科拉坐列车来到了南卡罗来纳州:象征着伪善生机、虚伪希望的第一站,享受了一段好日子,有书读,有班上,有钱赚;但她和同伴很快就发现:白人给的自由、教育、医疗都是幌子,实际上要让黑人心甘情愿地配合他们的性病实验和绝育计划。

这一段充满神来之笔,尤其是科拉在“自然奇迹博物馆”做展示演员的那一段:她不喜欢按照顺序演绎黑人从非洲到美国的历程,因而自作主张,反过来表演:从“种植园”到“运奴船”再到“非洲腹地”的过程,这让她深感慰藉。“就像时光倒流,美国不断松脱”。我也很喜欢她在课堂里发现祖先的语言消亡了,“从跨越大洋开始,随着时间流逝,词语和他们阴

阳永隔。为了简明扼要,为了抹掉他们的身份,为了扼杀起义。所有的词语都没了。”这也是种族压迫的一部分,甚至可以说是最初、最能切中本质的割裂:将黑奴的自我认知和宗族源头狠狠切断。

汹涌而来的自由假象让科拉开始思索自由的真相,在诞生《独立宣言》的那个美国:“‘所有人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。因为他们夺走属于别人的东西,无论那是你能抓在手里的,比如泥土,还是你抓不住的,比如自由。……用偷来的身体耕作着偷来的土地。这是一台不会停工的引擎,它饥渴的锅炉由鲜血供养。”

科拉发现了世间有太多难以置信的危机。她必须继续逃亡。地下铁道将她从南卡罗来纳州带到北卡罗来纳州。第二站浓缩为一间无法站直身、必须保持安静的小阁楼。面对废奴主义、黑奴逃亡,这个州的白人越来越恐慌,因而转用血腥屠杀的恐怖镇压法:黑人反抗者和白人告密者的尸体挂满路边,骇人听闻;社区公园里还要每周上演宣传剧目,激发恐怖和恐慌气氛。

科拉在阁楼里躲了几个月,这一段会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时期写下《安妮日记》的犹太少女。庇护她的老夫妇被无情处死。一路

追来的猎奴者欣然收押科拉,她没想到,熬过田纳西大火、黄热病蔓延的地区后,新的希望出现了!在印第安纳州桃花源般的瓦伦丁牧场庄园里,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,却也经历了最血腥的屠杀,冲出血泊的科拉一路向北……

科拉的逃亡坚定又盲目。她有坚毅的生存能力、坚定地信仰自由的存在,她可以在小说中如奇迹般侥幸永存,然而,与之强烈对比的恰恰是她对目的地的一无所知。读者会掩卷而思:她有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地?

“你也许认为自己的不幸是独一无二,可是真正的恐怖在于这是普遍的不幸。”

他可以用这次创作向先辈致敬。科拉跨越州际的逃亡有一个开放的、允许乐观想象的结尾。我很喜欢那一段:科拉第一次接受教育、第一次感受到类似自由的快乐时不知道“乐观”是什么意思,就去问宿舍里的黑人姑娘们,她们都没听说过,所以“她认定这是尽力的意思”。读完全书,遥想百年来人类为了争取种族平等、人权平等而付出的努力,我们理应乐观,但也不该忘记作者借科拉之口讲出的“乐观”的潜台词。

作家肖复兴近期新作《我们的老院》,以真挚平实的文字,讲述了自己童年的无忧时光与青少年时代的阵痛与迷茫,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发生在北京老院里的喜怒哀乐、苦痛与忧伤,记录下整座城市的脉息和光影,使读者由此窥见一个时代普通国人的生存风貌。

“我从出生到 21 岁去北大荒插队之前这些年,都在老院生活,从北大荒回来后又在这住了几年,后来搬到对面的院子住了几年,再后来搬到永定门外、和平里、双井,再到现在这里。”肖复兴的出生地,在北京前门楼子东侧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粤东会馆里。粤东会馆是一座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,始建于明末清初,老门牌是打磨厂 179 号,新门牌 90 号,历史上曾经是粤东缙绅商人学子在京居停聚会之处。但经历三百多年世事变迁,这里成了各色人等混杂居住的大杂院,容纳了众多人家。作者小时候住的时候已经破败了,东厢房还在,西厢房没有了,但三进三出的大院还在。前年,肖复兴去美国探亲之前,他去了一趟大院,看到当时的变化很大,只有几户没拆,其他的全都拆掉了。这让他非常感慨:“一方面人在不断地外迁,比如我,另一方面,老的人在不断去世,过去的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。”但他又觉得,人们的记忆不应该随着时间都消失掉,支撑我们的除了地理的空间,还应该 有记忆的空间,只要记忆存在,老院就存在。

童年的珍贵记忆,对每一位作家来说,都是他个人的富矿。肖复兴人生中最宝贵的前二十一年,都是在那座大院里度过的。那里铭刻了历史的变迁,有专属于一个社会群体的故事与传奇。它就像是一座民俗风情浓郁的博物馆,烙下了各种平凡人的平凡印记。这些活生的人和事一直处于沉睡状态,人到晚年时,蓦然惊醒,变成了作家的写作财富。在计划写《我们的老院》之前,肖复兴先把大院里边的格局画了一张图,厢房、前院、后院住什么人家,给各个家庭都做了个人物小传,写时思路会顿时清晰许多。

《我们的老院》里不仅描绘了记忆中大院的种种:气派的黑漆大门,门外的高台阶,门内宽敞的过廊,青砖的甬道,前院、中院和后院,院墙、影壁和石碑,正房和厢房,夹道和园圃,月亮门和藤萝架……还描绘了大院里的人们和他们所过的日子,他们的喜怒哀乐。从很多篇章中,我们能够读到了人性的美好与温暖。书中的每一章节,看似独立成篇,但人物互相穿插,人心和人性赤裸相见,上演一幕幕人间悲喜剧。35 篇散文就是 35 段人生历程,虽篇篇皆为凡人小事,却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真理、最真实的善惡。

“我今天笔下的老院,是地理意义上的老院,是历史意义上的老院,也是文学意义上的老院。”《我们的老院》是一代人的历史记忆,一代人的心灵史。它是一部情感浓郁的书,是一部哲思深蕴的书,也是一部可见作家心魂的书,阐释了当代知识分子鲜明的价值取向、人文关怀与责任担当,成为对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思考,历史和现实的回响。

肖复兴写『老院子』

◎ 钟芳